

由姑妈的嫁妆谈巫山宁河刺绣

龚道鹏

巫山位于长江三峡腹心、大巴山山脉和七曜山山脉的交汇处。独有的地理结构孕育出独有的文化，宁河刺绣就是巫山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。女红是古代巫山女子日常生活的必学部分，是解决家庭成员衣服、睡具等的大事，用针线在各种服饰等生活用品上进行刺绣更是人们美化生活，赋予生活重要意义的存在，久而久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宁河刺绣。

前不久，笔者有幸见到姑妈50多年前的部分嫁妆绣品，姑妈在大宁河边出生、长大、变老，如今74岁了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巫山，因此她自绣的这套床帘、枕套、和小孩用的包袱是典型的巫山传统宁河刺绣。虽然历经岁月的侵蚀底布已经泛黄，但上面的刺绣图案依然保存完好，真是做到了巫山俗话说的“布烂花不烂”。仔细品味每一个图案，从细密灵巧的针法看得出当年姑妈刺绣的时候是多么认真和专注，她代表着一个即将出阁的宁河女子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姑妈有一幅床罩帘，左边绣着喜鹊弄梅图，右边是一首紧跟时代的伟人诗词，图案上两只喜鹊栖息在梅花枝头深情相望，花瓣和喜鹊都采用梭针和参针技法绣成，并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形成渐变色。小的树枝用锁针织成，有微微凸起，使得更逼真传神，喜鹊的眼睛用醒目的白色丝线用打籽针手法形成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床罩帘右边绣着毛泽东

主席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算是对左边梅花图案的题写。整首词用明蓝色的丝线勾勒出空心字，采用宁河刺绣的十字挑花技法，布帘的边沿用红色棉布缝上喜庆的波浪纹。因为是1965年的绣品，很有年代感。

还有一对枕套，以白布为底，上面绣上红色花朵和绿叶，皆采用巫山宁河刺绣的梭针、参针传统针法。一副婴儿保护臀部的包袱，姑妈说这是她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为她准备的，奶奶在几个女儿出生后就开始纺线、织布、染布，然后裁剪做成枕套的样式并画好图案保存在箱底，等到几个女儿长大出嫁的时候让他们自己绣花。按照姑妈的年龄推算，这副包袱应该有70年历史了。包袱的图案和床罩帘、枕套的刺绣手法有一些区别，这土家族刺绣有部分相似之处，在土家蓝色印染的家织布上布局着满幅白色团花，因为家织布的纱线粗，因此绣花的白线也采用粗棉线，多采用宁河刺绣的十字绣法，兼有索针手法。整个团花成开枝散叶图案，藤蔓上布满花叶，有趣的是花叶中含有“万、寿、王”等字符，在图案正上方绣有一只蝙蝠，两边各有一只老鼠，寓意多子多福。

自古以来，大宁河边的女子从12岁开始就要学习女红，刺绣是必备技能，自己在出嫁前要绣出枕套、被面、门帘、窗帘、床罩帘等嫁妆，甚至包括以后小孩用的衣物，因为没出阁的女子不太好意思绣小孩的物品，这个包袱

起先是做枕套用的，等结婚生下小孩后再将上面加一个腰封和腰带就改成了包袱。这无不体现着宁河女子的生活智慧。

巫山宁河刺绣因其县域海拔高差很大，从长江边低至100米的河谷到海拔2000米的高山，人们的生活习俗也不尽相同，河谷地带气候较热，织物多以轻薄的丝绸和薄棉布为主，图案多是花鸟鱼虫和生活写意，人物多以劳动场景和生活场景为主。高山地带因为气候寒冷，织物较厚实，多采用厚实的绸缎和家织布较多，图案也相应粗犷一些，有时会使用绒线。又因长江从县境穿过，巫山自古以来是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，也是商贾云集之地，加之县境以南紧邻湖北省的建始土家族聚集地，所以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，文化的包容性影响到刺绣的技艺也是灵活多变，即吸纳了四大名绣的优点也有自身的特色。

巫山县与大宁河上游的巫溪县文脉相通，生活习俗相近，因此巫山宁河刺绣与巫溪大宁河刺绣技艺很相似，只有细微差别。比如都受到土家族文化影响，巫山县长江以南的红椿乡、邓家乡、笃坪乡等地小孩的帽子、鞋子、肚兜上面会绣上土家文化的图腾文字，在图形构成方面多采用方形、三角形、直线等几何纹样，这些技法和巫溪大宁河刺绣基本一样。其次在用针的技法上也基本相似，如前面所述的平针、参针、索针、打籽针、挑花针等巫

溪也常用。只是巫山宁河刺绣更为灵活多变，在长江和宁河两边的富裕人家用真丝布料做绣布，山地贫穷人家用不起丝绸就用棉布甚至是土法的家织布，刺绣的线也分很多种，一般用五彩丝线居多，也有用彩色棉线和化纤线，宁河绣娘心灵手巧，什么都可以织出美丽的图案。近几十年来，随着全球化的形成和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，人们过上了快节奏的生活，宁河刺绣的传统技艺濒临失传，为抢救和保护宁河刺绣，巫山县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，2018年将此技艺确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寻找到传承人，政府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。

传承人王志英现年47岁，她从小生活在大宁河边，几岁就跟着母亲学习宁河刺绣，几十年来不断钻研技艺，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，她的许多绣品已卖到海外。王志英为传承宁河刺绣不断努力，她经常到县职教中心给学生授课，又深入农村给贫困妇女传授技艺，她说将宁河刺绣的技艺传承下去是她毕生的职业。



高唐夜雨



巫山民间笑话选·聪慧篇

向承彦·收集整理

挨姐坐

有个姓田的篾匠，自以为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说话兼文带武的。一天，他到了一个路边小饭馆吃饭，走进门，一屁股坐下，就伸出两指喊：“老板，先来天长地！”接着伸出五指：“再来一年到底，还来一碗红嘴绿鹦哥汤，两碗稻谷草籽好！”

老板一听云天驾雾，不知他要叫吃什么哩。老板娘蛮聪明，心想：“你龟儿子到老娘这儿拽文来啦！”走到桌前：“客人要的二两白酒，半斤猪脑壳肉，一碗菠菜汤，两碗大米饭，马上就来！”

田篾匠吃了饭，老板娘客气地问：“客人贵姓？做什么生意？”

田篾匠回答：“我姓四个窗子窗连窗，四个口字口贴口，四个山字山对山，自幼拜师学艺，青龙背上剥皮，抽出千条丝。”

老板娘微微一笑：“哟，田师傅是篾匠，正好我想打几样篾货。”

田篾匠问：“请问老板娘贵姓，你要打哪几样东西？说了我好下材料。”老板娘回答：“我姓己字杆一点，我想打四样东西，一个挨姐坐，一个内篷篷，一个外篷篷，几把干根篾条不回头。”

田篾匠一听猫儿的眼晴绿咕，心想这回碰到尖尖峨老石哒，这下哪个么台！只好硬着头皮扯谎：“前村李家还有一点活路没做完，我今天去收个尾哒明天一早过来，你把竹子准备好。”

走出门，趁人不注意，溜到屋后躲着偷听。一直躲到天快黑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妇女问老板娘：“巴大嫂，你砍恁几个多竹子做什么哩？”老板娘说：“我想做个针线筐箩，一个甑底子，一个甑盖子，再做几把洗锅的竹刷子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田篾匠来到小馆，客客气气地喊了声巴大嫂，过过细细地把她要的几样东西做好，而且高低不肯收工钱，说是向巴大嫂交的学费。

儿子不嫌母丑

五个秀才在渡口等船，来了一个相貌长得丑的妇人，五个秀才鼻尖毛长，用指甲嘲笑丑妇。

一个说：“甲子乙丑。”

一个说：“丙子丁丑。”

一个说：“戊子己丑。”

一个说：“庚子辛丑。”

一个说：“壬子癸丑。”

妇人说：“你们晓不晓得还有一子一丑？”五个秀才吃惊地问：“哪里还有？”

妇人说：“儿子不嫌母丑。”

上下进出

有个农民正在田里插秧，一个骑黑骡的秀才路过田边，打趣农民说：“种田郎，种田郎，你一天要插几千几百行？”

农民被问住了，秀才说：“我明天路过再来问你。”得意洋洋地骑着骡子走啦。

农民回到家愁眉苦脸，他妻子问他愁么哩，他把事情说了。妻子就教他：“明天你就问秀才，‘骑黑骡，骑黑骡，你一天要走几千几百脚？’”

第二天，秀才听了农民的话，问是谁教的，农民老老实实地说是妻子教的。秀才就想去会会她，看她到底有多聪明。

来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妇女正在屋里扎袜底，秀才一脚跨在鞍轭上，一脚踩在地上，问：“大嫂，你说我是要上马，还是要下马呢？”

农民的妻子一脚跨在门坎外，一脚跨在门坎内，问：“先生，你说我是要出门呢，还是要进门呢？”

秀才见还没难倒她，又问：“我千里路，万里路，来到这里走了多少步？”本来这题目和农民回敬他的差不多，他又拿来考人。

农民的妻子微微一笑，扬起手里的袜底：“我上一针，下一针，一双袜底扎了多少针？”

秀才见硬是考不倒她，很是佩服，甘心情愿认输走了。



《魅力巫山》

吴树业 / 画

夕光中的楠木寨

周善梅

三途河彼岸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，其花香能唤起生前的记忆。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此岸是叶，彼岸是花。花叶即使永生不相见，也愿用三生浮世的焰火，换得一生长忆的交错。

从希望到幻灭，由幻灭到重生，直到新的希望，渡到彼岸。

生命的每一步，都在不断从此岸渡向彼岸，从前世走向今生。

那么，楠木寨，你的前世今生呢？

十年前，这里除了一幢瓦房，四周都是荒野。房主耐不住冷风刮窗的冷寂，在孩子成家立业，他们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后，也随着后人移居城市，带着乡愁作飘零的异乡人去了。

白天大人上班，小孩上学。等了一天，只有在晚餐的时间，他们才被允许享受几十分钟的圆桌天伦。在城市的大树下，常常可见看到些老人，他们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。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大树，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共同的农村，大树是他们的安慰，是乡愁的寄托。每每看到，我便一阵酸楚，心里涌起一种比他们更孤独的孤独。

农村在凋零，乡愁在丢失。十年前，当年轻人争相走出农村，想方设法在城市安营扎寨时，一个走南闯北的年轻人回来了。

当过特种兵的他，凭着土家人的吃苦耐劳和智慧，很快在某家大型电子厂升为

管理，站稳脚跟。他不愿意让年迈的父母随他过漂泊的日子，他想让父母老有所安，老有所乐，也让自己漂泊的心扎根。

他看中了这块悬崖，当即买下了这块悬崖。他要在悬崖上筑一个楠木寨，让村里的人都住在楠木寨。

“土家楼里腊肉香，楠木寨里看踩堂。围着篝火摆手舞，映得脸上滚滚烫。”坐在悬崖上，他在脑海中勾画理想蓝图。

有人笑他太痴狂。他不可置否地笑笑，拿出全部积蓄在悬崖上建起三层土家楼“楠木香”，办起了农家乐。四面八方客人纷至沓来，来体验这悬崖小屋。有的干脆整个夏天长住。

政府助梦成真，楠木寨成为安置点。零散在偏远的住户住进了楠木寨。楠木寨热闹了，成了乡村里的城，一座纤尘不染的城。

他带楠木寨的人开农家乐。土家楼里腊肉香，楠木寨里看踩堂。围着篝火摆手舞，映得脸上滚滚烫。他的美梦终实现。

不由得又想起楠木寨的前世渡劫。

小孩常常问大人：地球多少岁了？科学家打了个比方：如果地球的生命是一天时间，那么地球上的生命是在最后4分钟出现。人类呢，则是在24小时的最后4秒钟出来。我们一向自诩的几百万年的悠久历史，在古老的地球面前，人类是多么地渺小，却又偏偏浅薄无知。

每周一荐

熊魁的诗

晨课

我站在巫山极顶，看远处的父亲
抡起锄头，从土地里
刨出一颗太阳。
高高的庙堂之上，禅坐着
山峦与河流。父亲轻轻地
剥去太阳上黏着的泥土，擦净晶莹的晨露——
这个在黑夜走了很远才到达
承包地的农夫，一生就这样
像从海水里析出盐
在泥土里刨命，刨出血泪
又用泥土把自己敷得没有鼻子眼睛

此刻，他正手捧太阳
它是他的儿子，他俯下身去
用额头轻触，害怕稍不留心
就碰损了儿子的皮肤。他的眼前
满是儿子第一次啼哭时的口形
这个世界，让儿子第一次感受就是疼痛
第一次发声就是呐喊

“儿子与父亲，终究是擦了一次膏而后匆匆别过。”他突然想起一句让他不知蹉跎多少烟叶至今也没明白的话，但随时可以接受回忆的检阅。

两把椅子

四面山墙，倾斜的椽条
瓦楞，拱卫两把香樟木椅
主人已经起身
我立在阳光够不着的西墙角等他们
回来，咬耳，饶舌，吩咐我
该开种五谷杂粮啦
该跟在太阳后面
给红薯种腾出靠南的地窖啦
此刻，我等他们回来
摆拍一张全家福，而他们
像勤务员把勺子，碗筷
衣服，鞋带，牙刷……
这些生活的日用品
放置在我必经的每个驿站后
就起身离开了，两把椅子
再无人坐。我用三脚架支好相机
走到椅子背后，默默自拍
然后跪下身子，双手合十
额头点地，对他们三叩首——
四面山墙，椽条和瓦楞
斜过身来，把香樟木椅
簇拥到中央，雄踞在我头顶上方
岁月，剃度我乌黑的发丝
化为猎猎作响的光阴箭
在堂屋里飞旋，刺向退守暗影中的我



神女峰

楠木寨地处著名的煤乡。山里全是煤矿资源，经历黑金时代的阵痛，大山秃顶，溪水泛黄。

山民悟懂山的命数。赶紧悬崖勒马，关煤窑，栽树木，保护这片养育了他们生命的土地。

夕阳向山边坠落，收回了我的思绪。这边的云像全部被点燃，熊熊的火焰在绿色的大海上海燃烧。绿海抓住熊熊的火焰，把它们吞没在深不见底的绿色深渊。这深深浅浅的绿，都经过无数次残酷的交接仪式才完成的。春蚕吐尽细丝，蜡炬照尽光亮之际，都是完成了对外物的交接，无怨无悔徒剩躯壳灰烬。天空亦如此，献尽了余辉，掏空得只剩下蓝的天，白的云了。

不吝将余辉洒在楠木寨。金色的房顶，木板土家楼，都像洒上了金光，染上一层金色，熠熠生辉。

临街停着很多车辆。渝A，渝F，鄂E，鄂A。街上的人，有的沿街散步，有的靠着小院木椅。如此悠然自得，定是这里的常住客。唯有我们这群仓皇的过客，都举起手机，生怕错过这美景。我们到底还是错过了，错过享受这里的悠闲时光。

夕阳离山越来越远，终于落山。夕光散尽，海与天又成混沌一体，此刻的楠木寨就像一支巨型游轮，在茫茫大海上向前航行。海的那边有灯，是机场方向。

山风即来，我不由得裹紧了衣服。



宁河峡韵